

Lob des Sports



体育之美

为人类的身体喝彩

「美」 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 著

Hans Ulrich Gumbrecht

丛明才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体育之美

为人类的身体喝彩

〔美〕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 著

丛明才 译 孙成芳 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体育之美：为人类的身体喝彩 / (美) 古姆布莱希特
(Gumbrecht, H.U.) 著；丛明才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8

ISBN 978-7-208-07861-1

I. 体… II. ①古…②丛… III. 体育美学 IV. G8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740 号

责任编辑 管鹏鹏

封面设计 丁威静



世纪文景

体育之美：为人类的身体喝彩

[美] 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 著

丛明才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110,000

版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861-1/G·1248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粉丝”——体育的魅力	1
第二章 荣誉?	11
第三章 观看比赛的乐趣	19
第四章 概念, 记忆, 美化	31
第五章 没有发展的过去	47
第六章 未来	83
第七章 乐趣之所在	89
第八章 观众	125
第九章 明星陨落与回光返照	139
致 谢	159

第一章

“粉丝”——体育的魅力

体育“粉丝”成千上万，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时刻关注自己热衷的球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长此以往，你对赛场上的一些画面就会有人木三分的解读。悉数自己心中的偶像：迈克尔·乔丹或是德克·诺维斯基 (Dirk Nowitzki)、贝利、迭戈·马拉多纳、弗兰茨·贝肯鲍尔或是奇内丁·齐达内、乔·蒙塔纳 (Joe Montana)、杰瑞·莱斯 (Jerry Rice) 或是迈克尔·维克 (Michael Vick)。想像一下，你所崇拜的明星正在运球，而对方穷追不舍，随时都可能抢断，然而，还没等对方来得及出手，他便突然做了一个长传，将球传给队友。虽然球就在场内飞过，但是，它落在哪里却无法预测。这时，你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全世界都在做慢动作。假如你在赌这场球，并把所有钱都押在一方，狂热而聚精会神地观看比赛，你不禁会担心对方的球员将球抢断。然而，球在空中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弧线之后，便开始慢慢下落，还没等你缓过神来，本队球员却突然间奇迹般地出现在落球点！这

两个动作——球在空中的运动和球员接球的动作，在你的眼前一闪即逝。虽然自己的球员很勉强地接到球，却成功突破了对方的防守，然后，便迅速带球朝着人们（包括你在内）意想不到的方向跑去。此刻，你会感受到本队球员那充满激情的目光。就在他的目光与你的感受“相撞”的短暂一刹那，整个世界的运转仿佛又恢复了原样。这时，你又能喘口气——深呼吸，深得胸口都会感到一丝疼痛。这么漂亮的传球稍纵即逝，不会重演。当你亲眼目睹这珍贵的一幕时，不仅会感到轻松、自豪，而且还会感到自信。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当时整个体育场欢声雷动：你和在场的五万观众一同欢呼，这欢呼声此起彼伏，如同滚滚巨浪使你深陷其中，感受它的震撼力。比赛结束后，当你伴着秋日傍晚清爽的气息，离开体育场向停车场走去的路，此时的你会感到这是一周以来最疲劳的一天，哪天都没有今天这样疲惫。虽然如此，每每回忆起刚刚结束的比赛的精彩场面，你就会顿时感到：那才是真正的幸福时刻。此刻，你用不着那么紧张了——那一整套漂亮的传球使你心旷神怡，心跳加速。当比赛的精彩场面再次在脑海中浮现时，你也许会感到腿部在轻轻地颤动，仿佛在模仿你心目中的场上英雄，因为你想通过这种方式使那精彩的瞬间成为心中的永恒。



偶尔，他会想起 1988 年观看的一场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当时他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呢。比赛是在蒙特利尔的论坛广场举行的。那座朴素的建筑物位于市中心和城郊之间，铁杆冰球“粉丝”们都将它称为“冰球圣地”。一股来自前经济时代浓郁的烟草味萦绕在设计复杂的广场内，挥

之不去。场内有自动扶梯、盘旋式的台阶阶梯、货摊以及罕见的开放式大平台。赛场休息时，尽管观众都挤向那里，也会让人有一种空旷的感觉。球场的墙壁涂着褐色的油漆，墙上有难以数计的照片，都是一些早已被遗忘的球队和当年加拿大人队的明星的照片。这个晚上是加拿大人队与他的老对手——波士顿棕熊队打比赛。他还记得，当时比赛的结果是3比3平，并且是以两队球员之间的野蛮斗殴而告终（几年后，在《纽约时报》的体育版上，他再次看到一个大标题上出现的一个克罗地亚人的名字——当时一个球员的名字。他被一个降了级的球队开除了。几个月后，他在北达科塔州的一家汽车旅馆中自杀）。这张门票是他在论坛广场大门外买到的（当然是在黑市上，因为那一年加拿大人队所有比赛的门票都卖光了），仅此一张，而且是站票，即便在那时，这也是极少见的，因为在冰球馆里，从他的位置上看过去，你的眼神几乎不可能跟上冰球那闪电般的移动速度，所以，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自己家乡球队的守门员身上。据说，这名守门员相当年轻（在他的头盔和可笑的加了软垫的球服下，你很难猜到这一点），而且被公认为颇具天赋——此外，该守门员还是在看台上为该队鼓劲的拉拉队毫无争议的宠儿。很快，他就被守门员那特有的怪癖所吸引：守门员的脑袋就像一只乌龟一样突现在垫肩之间。但是，与所有他至今见过的乌龟不同的是，年轻的守门员不断来回且有节奏地伸缩着他的下巴和脑袋，好像他正在试图把他脱臼的骨头再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一样。尽管这持续不断的动作使他看起来既像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又像一个会被波士顿棕熊队的前锋轻易拿下的牺牲品。然而，他在门前的反应却极其灵敏，快得简直是难以置信！他戴着手套，可以轻而易举地接住从距离他六七米远处猛然飞射过来的

球。在恢复平衡的瞬间，他的脸上会带着一丝接近鄙夷的镇定，好像自从对手的第一次攻击，他就在等待着这个球一样。在他用呆滞的目光使对手的前锋失去了信心的同时，他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比这更快的反击了——当然，冰上的反击本来就特别快。而如果有必要，他就会把球拦下，当然，他是用他那垫了软垫的强有力的身体把球盖住的。这个守门员的名字是帕特里克·洛伊（Patrik Roy），他应该算得上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从蒙特利尔的论坛广场比赛中走出来的最伟大（也是最有争议）的年轻冰球明星之一。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个比赛项目吧：比赛的动作第一眼看上去很少见，甚至是荒诞可笑的，然而，随着比赛的进行，它却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以至于让你在电视机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这就是著名的日本相扑运动！其魅力恰恰在于：没有什么比日本相扑运动员的身材更与西方提倡纤细的美学法则相矛盾的了。在比赛前的几分钟里，由运动员完成的近乎仪式的表演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是他们的这种表演方式，让我们忘记了他们看起来是多么的难看，至少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了西方纤细美的眼睛来说是无比丑陋的。但是，当他们开始互相推搡，当他们由于巨大的惯力而失去平衡，当他们踉踉跄跄地在圈里试图保持超级庞大的身体的平衡却倒向地面时，人们就领悟到了，为什么他们以前要在神社比赛，原来就是为了要赢得神的注目。他还记得，从那以后他简直就像染上了毒瘾一样，从不错过任何观看相扑比赛的机会，一场接一场地看，哪怕正式比赛只有几秒钟，其间却有长达数分钟的紧张以及失望的

等待。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位来自夏威夷的大师、日本相扑界的统治者曙太郎（Akebono）那强大的力量，没有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他还清楚地记得在关西机场度过的那个下午：当他在大屏幕前等待曙太郎出场时，突然，他将要搭乘的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上的一名日本服务员走到他面前，朝他使眼色并解释，他必须现在决定，是否仍要搭乘去悉尼的航班。据说，他再也看不到曙太郎的比赛了，因为当他回到日本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来自夏威夷的“横纲”¹就要永远地退役了。

毫无疑问，喜欢上相扑运动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此，有些人认为：原则上这不是一种好的偏好。在一定意义上讲，人们感兴趣的是冰球运动和冰球运动员之间在场上经常发生的斗殴事件，它与人们对相扑运动的喜好如出一辙。然而，又有谁不被莱尼·莉芬斯塔耳在其关于1936年奥运会的著名影片中所记录的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那灵活的奔跑所感染呢？事实上，他在起跑前的几秒钟精力如此集中，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这架势正如同一只已经瞄准了猎物的雄狮——目标已定，箭在弦上，难道这不是人类在创造极限吗？当杰西·欧文斯跑起来，并且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个到达终点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脸上的惊讶表情更甚于自豪，甚至是一种对于自己所具有的超高速度感到有些尴尬。没有任何一个观众能够抗拒他的魅力。几年前，当我在课堂上提到杰西·欧文斯这个名字时，我非常兴奋，以至于一个很年轻的学生（他现在是世界网球排行榜上的一员）认为，我似乎参加了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总之，无论如何，我不得不承认，就是今天面对这些画

1 横纲：“冠军”的意思。——译者注

面，想到这些年来的酸甜苦辣，眼泪还会禁不住流出来。但我想补充的是，这种眼泪与我为杰西·欧文斯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而感到悲伤无关。



但是，人们既不必对像杰西·欧文斯、曙太郎、帕特里克·洛伊这样的明星一直赞不绝口，也没必要一直称颂那些真正的大人物或是在观众眼里容光焕发、被认为是从古到今世界最棒的体育界的英雄。重要的是，在运动员和观众之间存在着距离，而且这个距离大得让观众相信，他们的明星生活属于另一个世界——因为在这个前提下，运动员就成了他们热切追求的目标。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的父亲常常带他到陌生的城市去观看足球比赛（他的家乡可怜得连个甲级或乙级的球队都没有）。就足球水平而言，这些城市及其俱乐部就像它们的名字一样无关紧要，例如，菲尔特（Fürth），或者施魏因富特（Schweinfurt）。然而，菲尔特俱乐部（顺便提一下，这是亨利·基辛格所喜欢的球队）在20年代获得的三次德国冠军却使其头顶光环闪耀。此外，该俱乐部名字罕见的缩写形式（SpVgg）也深深地吸引着他，而且他的父亲至少对于当时球队中的一个名叫戈廷格尔（Gottinger）的球员寄予厚望，甚至认为他将来在德国国家队都能占据一席之地呢。而施魏因富特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却在甲级队比赛。因此，俱乐部也定期吸纳比较有名的球队的球员，像法兰克福队的某些球员，他们参加了1960年的欧洲杯决赛，并以3：7的比分败给当时大牌球星（像普斯卡什 [Puskas]、迪·斯蒂法诺 [Stefano]、柯巴 [Kopa]、根托 [Gento] 等）云集的皇家马德里队。要知道，皇家马德里队可是足球史上最好的球队之一！敢与皇家马德里

队匹敌的是法兰克福队的守门员埃贡·洛伊。洛伊身材高大，他的动作并不是很灵活。即使没有正对午后的烈日，他也会一直戴着一顶随意且帽檐宽大的帽子，帽子看上去像是针织的，还穿一件灰色羊毛衫（不论晴天还是雨天），并且戴着一双如同矫形护板一样大的护膝。据他所知，还没人称赞过洛伊（或者是从未实现过他父亲愿望的戈廷格尔，也未曾有人夸奖过）。比起让人尊敬的法兰克福队来说，洛伊的分量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尽管如此，洛伊仍是他童年时代的英雄之一（那是足球史上的守门员年）。他永远不会忘记，当他的父亲看完在施魏因富特举办的足球赛，在往回走的路上，在威尔尼克的一家旅馆里，吃了一根油煎香肠，满脑子想的都是刚才的比赛。这时，获胜的法兰克福队的球员突然推门而入（显然，司机很熟悉当地的饮食业），高个子洛伊还从他身边慢腾腾地走过，两人相距近得可以让他有一分钟的时间去和他握手。



这是发生在德国国家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比赛冠军（1954年7月4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几年之后的事情。这场大赛不仅对于德国战后时代的结束具有历史性的象征意义（就像1964年在东京举办的奥运会对于日本一样），而且也是他本人能够回忆起来的第一场具体的赛事。像所有的成年人一样，在一个阴雨的周日午后，这位未来的大人物也在收听一位电台播音员对比赛的评论。从声音来看，该评论员像是多喝了几杯葡萄酒（事实上，人们更多想到的是他喝的是葡萄酒而不是啤酒）。这个青年人有一双闪着光芒、充满魔力的绿眼睛，当他坐在西门子牌收音机前时，他发现，守门员托尼·图雷克（Toni Turek）和踢进两球的右边

锋赫尔穆特·拉恩（Helmut Rahn），是德国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决定性人物。当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时，他发现周围的世界全变了，人们欢呼雀跃，高声歌唱，而那首歌他从未听过（当然是德国的国歌）。他的父母和父母的伙伴们的情绪瞬间由沮丧转为兴奋。在和洛伊那么近距离地偶遇几年后，也就是差不多在德国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十年后（当时被以“伯尔尼的奇迹”载入史册），隔着 15 米的距离，他目睹了来自汉堡的大个子乌韦·泽勒（Uwe Seeler）——当时德国国家队的中锋，面对着法兰克福队和洛伊，奇迹般的射门和在空中水平把球射入网内的整个画面（此外，他还记得，泽勒由于跟腱撕裂而痛得直叫，那叫声他从未听过）。1960 年代初，他开始收听美国的军用电台，但只能在半夜偷偷地躲在被窝里收听，因为他的父母不允许他这么做。当时还没有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的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在重量级比赛中获得了世界冠军头衔并卫冕冠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帮助记者寻找合理的措辞。例如，就在克莱击败索尼·里斯顿（Sonny Liston）之后，他说的一句话让人永远难忘——迈阿密直播：“他想去天堂，所以我就把他送去了。”



但是，观看体育比赛绝对不是知识分子所称的“精神愉悦”，也不是沉迷于对往事的追忆。对于体育来说，回忆是次要的。因为体育运动意味着关注现场赛况，只有在场的状态和眼前的赛况才是最重要的。但有一点要肯定的就是一些有关体育运动的记忆深藏于我们的脑海当中，而且我认为，他们甚至可以铭刻在我们的血脉里。与其说这些记忆在比赛中大多是作为背景存在的，不会通过人们有意地唤醒过去而出现，倒不

如说，记忆是以一种不可衡量的巨大力量给我们的一种突袭。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什么能比亲临现场、或者偶尔在收音机前或是在电视前的感受更强烈（更聚精会神）的了。这些记忆可能在某些比赛时突然冒出，从而增强了它的复杂性，构成了具有优美韵律的乐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它的感受会与日俱增。当我们回忆今天的比赛时，它就会给我们愈加深刻的印象。当帕特里克·洛伊的时代将机会给予他人，并轮到那些新人冉冉上升时，每个我看过并欣赏的冰球守门员将会使洛伊的画面在我脑海里更加耀眼。难道说对杰西·欧文斯轻盈体态的回忆不会让我们所见过的每个年轻人都感觉到身轻如燕吗？这就是美化的两个方面，或许只有体育运动才会产生如此这般的效果吧。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至少我是不知道（或者我们也根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体育比赛可以如此不可抗拒地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力。魅力，从字面上来看，也就是说一个对象吸引了我们的眼光，对我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而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吸引力产生的原因。就是这种魅力，给予体育一种强大的力量，因为她引导我们的目光对准一些我们通常根本就发现不了的东西，就像荒诞可笑的超重的躯体和宽檐的针织帽。当我们知道原因后，这种魅力还会与日俱增吗？我不肯定，但是我认为，享受是不需要任何原因的，当然也不需要任何辩护。如果想试图搞清楚是什么吸引我们对体育如此着迷的话，肯定不应该是为了体育的升值（尤其是体育根本没有必要升值）。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找寻诸如怎样理解我们的热情，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愉悦等问题的答案呢？或许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能够怎样赞美运动的问题呢！

第二章

荣 誉？

为什么那些极其爱好体育的人，至少是其中的某些人，要学习去赞美运动员和运动员的成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解释，即是不是有一种赞美运动员的需要，或者说是不是因为仅凭热情去观看运动员及其在场上的表现，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稍后，我们将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有力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需要赞美运动员，那么，为什么找到华美的辞藻是如此之难？那是一种我们已经失去了的写作能力，而且这显然是一种很难再重新得到的能力。事实上，这可以说是一种损失。因为尽管确切地说，情况是更复杂的，但毫不夸张地讲，欧洲的创作最早是开始于赞美运动员的。然而，只要人们朗读这些情绪高昂的诗歌，并试图去理解它们的话，就会认识到，这些诗歌所歌颂的运动员并不是人们真正看到的那样，至少不是现代读者所期待的那样。尽管这些运动员的名字和他们在科林斯、奥林匹亚、底比斯以及其他泛希腊地区的比赛中赢得的胜利在

当时被提到，但品达的诗歌题材是复杂的，其构思有时甚至是令人捉摸不透的，而这些构思又来源于神话、来源于运动员的家谱和他们出身的城邦的历史。对于参赛队员在该体育场或竞技场中所取得的成绩，如果确实需要提及的话，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就如同在奥林匹克颂歌《给赛车冠军特隆·冯·阿克拉加斯的歌》(Für Theron von Akragas, Sieger mit dem Wagen)中所写的那样：

一头美丽卷发的海伦娜喜欢的是好客的空中之地，
赞美光芒四射的阿克拉加斯是我的愿望，
而当我赞美特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胜利时，
那不过是不知疲倦地奔跑的骏马的装饰品……

在此，我们没有看到对过去比赛的具体描述，却读到了诗人内心所要表达的意志。最常见的是一长串名单，在名单上面，准确地标出了英雄们无数次的胜利，但品达想要歌颂的却是这些英雄们。例如，来自罗德岛(Rhodos)的迪阿格拉斯(Diagoras)，他不仅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了拳击比赛的胜利：

……容光焕发的迪阿格拉斯，
两次获得鲜花桂冠，
拿过四次代表最高荣誉的科林斯奖，
只因为他的出色表现。
……

在品达对公元前5世纪运动员的赞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宗教热情和文化的自我庆典活动。这种对待运动的态度与我们今天关注运动员的感觉相去甚远。但是，毫无疑问，诗人想要描述的是一幅伟大的马车手、田径选手、不可战胜的拳击手和摔跤运动员的画面，并通过他的语言使之成为现实。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今天对于体育运动的评论着实令人沮丧，因为对那些伟大运动员成绩的公开评价要么带有一种贬低的语气，要么就干脆把他们说得一文不值。当然，现场直播的评论除外。令人惊讶的是，很久以来在德国被称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小事”的运动，又被称为最积极最友好的大众化的活动。但是，这里所说的“小事或配角”不能只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缺乏运动的实用性联系到一起。因为文学、古典音乐或是绘画，也同样与实用没什么联系。然而，却没有人敢说，贝多芬的交响乐、品达的颂歌或者是乔托的壁画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所谓运动的“配角地位”这种说法只能是一种善意的警示：不要过分强调运动的娱乐性。

然而更糟糕的是，知识分子，即使是某些同样也会为体育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在评论运动员或是比赛的时候，也常会感到一种约束，使之自觉不自觉地将运动冠以一种不受欢迎的功能与倾向的标志。在我们中间，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士把体育视为一种“生物政治阴谋”，通过这种“阴谋”使国家权力转移到可以自我反省的“微型权力”上，他们自以为这种想法是很超前的。从事体育运动或是作为观众参与比赛可以视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我们可以调节个人的身体机能，压制原本与之相对立的兴趣。这就使得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受到史无前例的欢